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七六〇頁第四行，從當中「《會疏》」這裡看起：

「又《會疏》云：齋戒，即八齋戒及攝大小諸戒。蓋夫戒是人師，道俗咸奉。心為業主，凡聖俱制，正法住滅，皆一由之」，這幾句話很重要。齋戒也叫八關齋戒，包括大小乘一切戒律都在其中。下面是告訴我們，世尊制定戒律用意何在。他說「戒是人師」，釋迦牟尼佛滅度的時候，阿難代表大眾向佛請教，佛陀在世，大家是依佛為師，現在佛走了，我們依靠誰為老師？佛告訴阿難，以戒為師。禪是佛心，教是佛的言語，戒是佛的行持，可見得這一條非常重要。「道俗咸奉」，道是出家人，俗是在家，無論出家、在家學佛，必須持戒，如果不持戒那就不是佛弟子。真正學佛要從戒上下手，這個叫三無漏學。不僅是釋迦牟尼佛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沒有例外的。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學佛終極的目標是開慧，對於宇宙人生真相徹底明瞭，叫大徹大悟，這是學佛的目標。我們要想趣向這個目標，真正成就佛果，那不從戒律下手，沒有第二個方法。

我們在這個學習裡面，也做過深入的探討，為什麼現在人對於戒律這麼困難？學經教比較容易，那是把經教當作一種學術來看待，所學的是知識，不是智慧。智慧從哪裡來？智慧從戒來，因戒得定，定才能生智慧。所以智慧是從內往外發的，不是從外學來的。外面學來的，像經教，從外面學來的，就變成知識；如果從內心裡面開悟的，那就是智慧。如果這個話你聽不懂，你慢慢去揣摩。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，禪宗六祖惠能的故事。在五祖的會下有一

位大德神秀大師，神秀當時，就是惠能大師見六祖那個時候，當時他已經是五祖的助教。我們曉得，向五祖學習的人太多了，五祖一個人忙不過來，那麼多人，他需要助教。所以，大家都認為將來傳法，第六代祖肯定是神秀，這個沒有人懷疑。為什麼傳給惠能？惠能學的是智慧，神秀學的是知識，不一樣，一個知識，一個智慧。知識聽多了就會了、就懂了，你讀得多、聽得多，知識很豐富，沒開悟！沒開悟是你沒學的東西你就不懂，學了你才懂；要是開悟了，沒有學的全懂，不一樣！

我們看惠能大師逃難的期間，路上遇到一個無盡藏比丘尼，這個比丘尼受持《涅槃經》。《大涅槃經》分量很長，有兩種版本，一種三十六卷，一種四十卷，這麼大的部頭，她讀誦。不能說無盡藏比丘尼沒有知識，她天天讀，她知識一定很豐富的，她沒有智慧。她在那裡讀經，惠能在旁邊聽，她念完了，惠能就把剛才念的這一段經文的意思講給她聽。她非常驚訝，聞所未聞，捧著經本來請教他。惠能大師說，我不認識字。你不認識字，怎麼講得這麼好？這個與識字不識字沒關係。你想想看這些話。智慧從哪裡來？從戒定慧來的。惠能大師連三皈依都沒受過，形式上的皈依、受戒他沒有，他真的持戒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，他全做到了。人老實、誠懇，對待一切眾生真誠恭敬，佛經上講的「一切皆從真實心中作」，惠能全做到了，這就是持戒。他心是定的，不隨外面境界轉；換句話說，自己在什麼境界裡頭他做得了主。我們一般人做不了主，做不了主是什麼現象？看到了、聽到了就分別、就執著、就有意見，統統把它放在心上，這就叫做不了主。做得了主的人，聽了、見了、接觸到了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沒放在心上，他的心是清淨心。這是做得了主，不被外頭環境轉。佛在《楞嚴經》上說得很清楚，一個不被外境轉的，他就有能力轉境界。能轉境界

的這個人就同佛，跟佛沒兩樣，佛能轉境界，不為境界轉。

惠能在黃梅八個月，沒有人認識他，只有五祖認識他，沒有一個人認識他。所以五祖半夜三更召見他，他們兩個好像有默契。五祖召見，也不會給任何人知道，去巡察，到寺廟各處去看看，去巡察一下，巡察。走到碓房，看到他在舂米，問他，米舂熟了沒？這個話裡頭有話，別人聽不懂。實際上問他，你有沒有成熟？惠能答到，米熟很久了，很久就熟了，猶欠篩哉！還沒有篩，篩就是印證，要求他老人家印證。你看，別人聽不懂，他們兩個很有味道。五祖拄個拐杖，拐杖在他那個磨磨的碓子上敲了三下，就走了。這意思是說，三更來見我。跟去的人很多看到，沒人懂，他就懂得。所以三更的時候就到方丈室，果然沒錯，推門，裡面沒有關，一推就進去。五祖在那邊等他，果然準時來了。來了之後，用袈裟把他圍起來，不讓人看見。給他講《金剛經》大意，當然不要書本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他就豁然大悟，就做報告，他的博士論文。

他的報告很簡單，就是二十個字，五句話。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」，何期就是沒想到，這一覺悟之後，沒想到自性本來是清淨的，從來沒有染污過。染污的不是自性，染污的是阿賴耶，自性沒有染污。第二句話說「本不生滅」，自性不生不滅，他真見到了。在淨土裡面講，他見到常寂光了，常寂光就是自性。那個常就是不生不滅，不生不滅才叫常，寂，清淨是寂，無量智慧那是光。第三句「本自具足」，具足無量智慧、具足無量德能、具足無量相好，這光，常寂光裡面光表這個意思。第四句是「本無動搖」，自性是不動的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是動的，只有自性不動。最後一句「能生萬法」。五祖聽到之後，行了，他說可以了，行了。經也不必說了，衣鉢就給他，叫他趕快走路。什麼原因？嫉妒障礙，叫他趕快走

路，去躲避。這一躲，躲了十五年，這麼長的時間，大家把這個事情忘掉了，他才出來。

他出現的時候就在光孝寺，現在的廣州光孝寺，聽印宗法師講《涅槃經》，他坐在後面。後面有兩個出家人，看到外面風吹得幡動，有一個說，你看幡動了，那個說不是，那是風動。兩個人在爭論，誰也不服誰。他到當中告訴兩位大德，告訴他們，不是風動，也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，你們兩個的心動了。這兩個人一聽，大吃一驚，這才是把真正的事情解決了。印宗法師講經這一堂課下來了，就問他們三個人在講什麼？他們把這個話一回答印宗，印宗立刻警覺到，他說聽說黃梅傳法的這個行者，問他，是不是你？惠能就承認了，是的。衣鉢展開來給我們大家看看。他就把衣鉢展開來。印宗就給惠能剃頭，正式出家了。剃頭之後，拜他做老師，不簡單！水漲船高，惠能大師的身分地位一下就被抬起來。印宗在當時嶺南一帶第一高僧，拜他為師，印宗的老師，所以身分地位一下提高了，就開始傳法。以後就住在曹溪南華寺，圓寂也在那個地方，跟他學的人不計其數，那是活佛再世，活菩薩。

在會下，跟他學的，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，四十三個人。過去五代都是單傳，師父只傳一個人，他傳四十三個人。五祖囑咐他，以後只傳法不傳衣，衣是大家都爭，沒有意義，傳法不傳衣。傳法就是印證，人真正到徹悟，需要一個人給他做證明，是真的開悟還是假的開悟。無盡藏比丘尼在其中，印宗法師也在其中。在這個地方我們想到，印宗法師不是凡人，你看沒有一點嫉妒心，一來了，知道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就把他捧起來。我們現在叫支持、抬舉，嶺南一帶的佛教由他來主持。

所以，在獵人隊裡十五年，也是修行、也是在消業障。真正把如來無上大法，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、落實在工作，他的工作是燒

飯，獵人隊裡燒飯，落實在處事待人接物，這真正是菩薩，不是假的。所以，無論在家、出家不能不守戒律。惠能大師的戒定慧是實質上的，不是形式上的。形式上你看看，他在沒有遇到印宗之前，從來沒有進過講堂，也沒有進過禪堂，這些形式上他統統沒有。而且接法之後十五年，這種耐心，忍耐，忍辱波羅蜜。戒律、苦行，佛是以戒為師、以苦為師，他都做到了，這都是做給後人看的。所以我最初學佛，章嘉大師告訴我，佛法重實質不重形式，惠能大師就是最好的榜樣，有實質沒有形式。所以，以戒為師，道俗咸奉，出家、在家都要遵守。

「心為業主」，造業，言語，口造業，身體行為是身在造業。身口造業，聽誰的？聽心，念頭。念頭善造善業，念頭不善就造惡業。所以，造業的主是心。身口不受報，人死了之後，身體沒有了，口也沒有了，誰受報？靈魂受報。善的力量強，善業強就三善道受報；惡的力量強，三惡道受報。六道凡夫每個人造業多端，什麼業都有。臨終往哪一道去？佛在經上講了，叫強者先牽，哪一個業力量很強就先受報，力量弱的後受報。我們一定會想到，一定是惡念強，惡念強就先到惡道受報。所以諺語常講，人死了就做鬼，理上講不通，六道輪迴，你怎麼說人死了做鬼？但是想想這句話也有道理，為什麼？鬼是貪心最重，哪個人沒有貪心？貪心重的人，貪先受報，就到鬼道。如果瞋恚心最重，脾氣很大，這種習氣他地獄道受報。愚痴，愚痴就是沒有智慧，真假、邪正、是非、利害分不清楚，愚痴是畜生報，畜生的果報。統統是隨著業力牽引，沒有人主持，自己做主。

我們看到章太炎的故事，這是我初學佛的時候，朱鏡宙老居士告訴我的，朱老是章太炎的女婿，章太炎的女兒嫁給他的。告訴我，他這個老岳丈在世的時候曾經做過東嶽大帝的判官，大概是代理

，時間一個月。判官的地位很高，就相當現在所講的祕書長，東嶽大帝像個省長，他是祕書長，就是現在講二把手。東嶽大帝找他去的，那找去，沒法子，就去了。白天在人間工作，晚上到鬼道去上班，一天到晚沒休息，人也很疲勞。把這些鬼道的事情，他看到東西給一些好朋友都講。這個不是假的，這是真的，章太炎不會說假話。

他曾經跟東嶽大帝上了個建議，希望東嶽大帝能批准，把地獄裡頭炮烙的刑罰廢除，他說這個太殘酷了，不人道。炮烙是什麼？銅柱燒紅了，讓罪人去抱。那一抱不就像現在是烤鴨、烤雞，不就是這樣的嗎？一下去就烤焦了。他說這個刑罰太殘忍了，能不能把它廢除？東嶽大帝就派了兩個小鬼，帶他到現場去看，他就跟著一道去了。到了現場，這個小鬼說到了，他看不見。這才恍然大悟，地獄不是閻王建造的，不是東嶽大帝造的，是怎麼來的？是業力變現出來的。所以，它跟佛菩薩沒關係、跟閻羅王沒關係，跟城隍、跟東嶽大帝都沒有關係，是你自己造作的業力變現你自己受罪。這才覺悟，以後再不過問。於是我們明瞭，這十法界裡面的事情全都是自作自受，業力主宰。明白這個道理，再不造惡業了。

持戒就是叫你不造惡業的，戒律是善惡的標準，起心動念跟戒律相應，言語造作跟戒律相應。戒律，基本的戒律就是十善，十善是一切戒律的總綱領。你看菩薩，大乘菩薩八萬四千細行，就是八萬四千條戒律，從哪裡來的？十善業推演出來的。十善裡頭每一條裡頭都有十條，就一百條了，一百條裡頭每一條裡頭又有一百條。這樣子推演出來的，愈推愈細，微細。愈是高層的菩薩，極其微細的那個惡念都沒有。我們開始學是很粗的相，這十條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，很粗的；自己往上提升那就細了，每一條裡頭都包括十條。小乘阿羅漢把十善業展開為三千威儀，就是三千

條。所以我們就曉得，十善是總綱領，八萬四千細行圓滿了，一條都不犯，那就是十善業道圓滿了。十善業道圓滿，那成佛了，到佛的果位上，八萬四千細行圓滿了。

我們看到佛像，有很多佛像，畫的，畫的像，佛頭上有個圓光，圓光上面寫了三個字，有梵文寫的，也有用藏文寫的、中文寫的。這三個字發音是唵、阿、吽，是梵文的音，唵阿吽。這三個字是什麼？就是十善業道圓滿。唵是身業，阿是口業，吽是意業，身口意。身三條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；口四條，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綺語、不惡口；意是三條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。所以這叫根本戒，必須要遵守，不要看輕它，它展開來是八萬四千細行，所有一切戒律統統包含在其中。

我們老祖宗也教我們持戒，沒有這個名稱，老祖宗給我們立的規矩，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就是戒律。戒律的核心確實就是五常，五個字，是根本戒，五個字是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這是過去中國人，不管你有沒有讀書，無論是士農工商、男女老少，都必須要遵守的。不遵守這五常那就不叫人了，人跟禽獸不一樣，人有五常，禽獸沒有。五倫是道，五常是德，這道德。道是自然的，你看父子這是自然的，這不是哪個人創造發明的，夫妻是自然的，兄弟是自然的。自然之外的，可以說必然的，領導跟被領導，領導是君，被領導的是臣，這是必然的；朋友，朋友不是一家人，這也是必然的。所以叫五倫，關係，人與人的關係這五大類。

父子的關係，親愛，這個的確是，在佛家講就是慈悲，這個是性德的核心。我們老祖宗懂得，所以中國的教育基礎就是建立在親愛上，父子有親。教育的目的，第一個目標，這種親愛希望能永遠保持，這一生都不會丟掉。不但一生不會丟掉，中國人做得很好，生生世世都不會丟掉，為什麼？祭祀祖先，沒有把祖先忘掉。外國

沒有。所以，中國的教育是以這個為核心。第二個目標，這個愛要擴大，這個親愛擴大。擴大什麼？你愛你的父母、愛你的祖父母、愛你的曾祖父母、愛你的家族、愛你的兄弟，這個擴大。然後再擴大出去，到外面的，不是你的家族的，愛國家、愛民族，到最後，凡是人皆須愛，愛朋友、愛親戚。五倫關係一展開，整個天下跟我們都是一家人。不是同族的也是表兄弟，這個表兄弟是與我們家族通婚的，都發生關係了。

確確實實在中國，我相信漢族都是一家人。歷史上有記載的，第一個老祖宗伏羲氏，畫八卦的，歷史上記載，我們家譜上記載的，第二個神農氏，第三個黃帝。伏羲到神農五百年，神農到黃帝也是五百年，這個一千年當中沒有文字，所以有傳說，沒有文字記載。文字是黃帝時候發明的，從黃帝才使用文字，黃帝到我們現在四千五百年。所以中國從伏羲，非常可靠的歷史是五千五百年，上面還有老祖宗。印度婆羅門教說他們的歷史有一萬三千年，我聽了，也告訴他們，我相信中國傳統文化也有一萬三千年。那個時候沒有文字，不能說沒有文化。我能夠相信，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，特別是五倫五常，一定是古老祖先傳下來的。這種東西口傳不會傳錯的，因為它很簡單，我想傳十萬年都不會傳錯。你看，父子有親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君臣有義、朋友有信，這能傳錯嗎？這是道，倫常大道；德，仁義禮智信五個字，不會傳錯，傳一萬年都不會傳錯，一代一代傳下去。世世代代的人從小就學會了，都懂得這個道理。所以，人人是好人，好人行好事。然後才曉得，中國這個族群、這塊大地根深蒂固，它是倫理道德起家的。

今天這一代，再推遠一點，就算是慈禧開始，到現在兩百年。這個兩百年當中，我們把倫理道德先是淡化了、不重視它，前面一百年還有人講，沒人做了，後面這一百年，不但沒人做，講的人都



沒有。現在沒人講了，所以讓中國人對這些名詞，五倫八德這到底是什麼，非常陌生，就會召來的災難。今天災難是全球性的，全球性的災難，哪個地方災難輕一點？肯定是中國。為什麼？他老祖宗太好了，積的德厚。雖有災難，不會滅亡，祖德太厚了，我有信心。你要問我，你憑什麼有信心？我就憑著我們在湯池小鎮搞的那個實驗，讓我信心堅固。為什麼？那個實驗我相信不是人做出來的，人哪有這種力量？傳統文化丟掉兩百年了，我們辦這個實驗，跟這批老師，我們的估計是二年到三年才看到成果。沒有想到三個月就看到了，這哪裡是人幹得出來的東西！這是什麼？祖宗之德，三寶加持。決定做不出來。我們那個時候做的時候也沒有信心，但是一定做實驗，看看能不能夠成功，預定的計畫是三年。三個月做成功，消息傳到這裡我都嚇一跳，這怎麼可能？中心打電話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

我就在想，如何把這樁事情介紹給聯合國，能擴大影響。但是聯合國又談何容易，我們跟它無親無故，聯合國找對象是找會員國，我又不是個國家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沒有想到過了兩個月，它來找我，這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，無法想像的事情。它來找我，我不敢相信，我派了三個人到巴黎去打聽，是真是假。結果一打聽，真的，聯合國今年要辦個活動，紀念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五十週年，辦這麼個活動。找了誰？找泰國，泰國的大使向聯合國推薦，請我參加主辦單位。這個事情是真的，我就歡喜答應了。統統祖宗安排、統統佛菩薩安排，絕對不是人力。如果我們說是我們做出來的，我們就有罪了。祖宗之德，我們怎麼可以把他冒名頂替？這罪重。

泰國找我，這就有緣了。我在二〇〇三年，第一次代表澳洲大學參加聯合國世界和平會議，我那年參加開會就在曼谷，就在泰國

。第一次參加聯合國的會議，跟泰國結了緣。在泰國，雖然一個多星期的時間，認識他們的副總理查瓦利將軍，他也是三軍總司令。本來是總理，被金融風暴把他整慘了，他也很聰明，他辭職，讓他的副總理升作總理，他做副總理。這個人，夫婦兩個非常虔誠，我在泰國一個多星期，兩次在他家裡吃飯，他請我吃飯，在他家裡。所以結這麼好的緣，跟泰國皇室結了緣。泰國大使推薦我參加主辦單位，我們才有這個緣分。這樣，我們湯池這種成就，在聯合國做了八個小時的報告，專題，一天的時間；做了三天展覽，很多圖片、文字展覽，產生不可思議的效果。駐聯合國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大使代表都非常歡喜，想親自到湯池去考察、去參觀。在這幾天，我邀請了新加坡九個宗教，邀請了澳洲的猶太教，十個宗教的代表在聯合國會堂為世界和平祈禱，這從來沒有過的。聯合國從來沒有碰過宗教，認為宗教在一起一定是吵架的，看到我們宗教在一起手牽著手，這樣和睦，讓他們感到非常驚訝。這會議完了之後，聯合國正式成立一個宗教辦公室。

我從這個地方深深相信，老祖宗之德會保佑中國，佛菩薩會保佑中國。不管中國人怎樣反對傳統文化、反對佛教，佛教、老祖宗還是愛這個地方，還是照顧這個地方。這個地方雖然會有災難，不是很嚴重的災難。尤其是我們真正發心，要把老祖宗東西找回來。真正認識中國，這世界上還有一個人，我們對他非常感激，英國湯恩比博士，這個人已經過世了。七十年代，就是一九七〇年那個年代，他曾經說過，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，社會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。也就是說，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能救全世界，我真的有很多證據。

去年，好像是年初，發現了《群書治要》跟《國學治要》，我的信心堅固了，不會動搖了。為什麼？我們要把傳統的東西找回來

，從哪裡下手？我們老祖宗這千萬年的智慧，從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經驗、效果，統統都記載在《四庫全書》裡頭。《四庫全書》，台灣把它印出來了，大陸也有印，流通量雖然不大，在我們想像它不會再遺失，不會失傳了。怎麼讀？從哪裡入門？現在解決社會問題迫切需要的，我們到哪裡去找？這書太大了。沒想到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這套東西唐太宗找了，一千四百年前。他找了一些大臣，是那個時候的專家學者，叫他們在這一切書裡頭，經史子這三種裡面，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文字找出來，節錄出來給他看。這部書就是《群書治要》。從一萬多種書裡頭，慢慢淘汰淘汰，最後找出六十五種，從這六十五種裡頭去節錄，編成這套書。

這是祖德，因為這個書在中國失傳了一千年，唐滅亡之後，這個書就不見了，被日本一些留學生帶回去了。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印刷術，全部手抄的，分量不多，他們識貨，帶走了。到嘉慶做皇帝，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，傳位給他兒子。因為他的祖父，祖父最疼愛他，他也最喜歡祖父，祖父是康熙，康熙做了六十一年。他不想超過康熙，也不敢跟康熙一樣，少一年，六十年，就讓位，做太上皇。嘉慶做皇帝，日本向中國皇帝進貢，就是送禮，裡頭有這套書，這才知道。知道，清朝並不重視，為什麼？乾隆、雍正、康熙這個盛世實在講超過唐朝，超過貞觀，所以他們就並不重視這個東西。到民國，清朝亡國之後，民國初年，商務印書館成立的時候，把這個書印了兩次。一次是日本原本印的，另外是重新排版印的，印過兩次。這書找不到了，中國滿清亡國之後，軍閥割據，中日戰爭，文化大革命，到哪裡去找？這些典籍本來數量就少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商務印書館印過，問商務印書館的人，沒有人知道。我知道有這個書，沒見過，在講經的時候偶爾提到，就有聽眾，這有心人，

很留意的替我去找，就找到了兩套。送到我這裡來，我如獲至寶。這是什麼？中國真有救了，世界不會是末日，這個東西出現了。

過了二、三個月，又出現了《國學治要》。這個東西是我想了好多年，但是我不知道有這種書。我想了很多年，希望能夠有人，有一批學者，能在《四庫全書》裡頭把精華的東西摘錄出來編一套書，能夠普及化，讓大眾都能接受古老祖宗的教誨。沒有想到，民國初年真的有人把這套書做出來了。他們做這套書的理念是從《群書治要》來的，《群書治要》是治國，《國學治要》是治學，是做學問的，就是依《四庫》經史子集，一共八冊。我一看到這個東西到手，馬上就告訴世界書局給我印一萬套。《群書治要》一萬套，《國學治要》一萬套，分送給全世界大學圖書館收藏，這就不會失傳了。

所以，我這幾年來在各處行走，都勸這些外國的朋友要學文言文。為什麼？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這些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經驗、效果全在中國古籍裡頭，你要不會文言文，你要讓別人翻成白話文來給你聽，味道變了，不是味道。一定學文言文，你才能夠嘗到原味。文言文難不難？不難，我都很留意。我在台灣，問美國，哪個大學我忘掉了，紐約，一個大學生，在台灣。這個大概是二十多年、三十年的事情，有個同學跟台灣大學做交換學生，到中國來學中文。她學什麼？學《華嚴經》，是個女孩子，大概三十出頭的樣子，研究生。正好我在台北講《華嚴經》，所以她就到我圖書館來參觀，在我圖書館住了四個月，聽我講《華嚴經》。她讀中國文言文，能看得懂清涼大師的註解，我非常佩服。我問她，妳學中文學多久？三年。不難！二〇〇五年、二〇〇六年，我兩次訪問倫敦，倫敦是國際漢學中心，它裡頭有漢學院，牛津大學有、劍橋有，還有倫敦大學。我去訪問，跟漢學院的同學交流，我給他們講了

一個小時，劍橋也講一個小時，倫敦大學也講一個小時，給他們的教授舉行座談。我特別注意他們的學生，講一口北京話，對中國文言文沒有障礙。我說你們學多少年？都是三年。不難，外國人一點基礎都沒有，三年學得這麼好。所以，中國人學文言文頂多兩年，不難！

我們對這個要有信心，趕快把文言文找回來。為什麼？文言文是中國老祖宗最了不起的發明，這是老祖宗高度智慧表現出來的。古人這種智慧、經驗用什麼方法傳給後代？要原味傳到後代，不能變質。外國沒有文言文，所以他們的東西傳不下來。像歐洲的拉丁文，最古老的，只有極少數考古學的專家能懂得，懂得還不完全，要是翻譯一篇東西出來還翻不出來。我們老祖宗就想到了，言語會變，所以言語跟文字要搞兩套。文字搞一套什麼？不變的，永遠不變的，叫文言文。文言永遠不變，語言隨著地方變，隨著時代變，不管你怎麼變，我的文言不變。文是文字，文字的語言永遠不變，成功了。我們把文言文學好，看幾千年前古老的東西就跟面對面談話一樣，真能體會到他當時的心情。

佛經用文言文寫的，難怪過去方老師告訴我，我向他請教，佛的經典從梵文翻譯過來的，為什麼這些梵文的原典書籍沒有保留下來？大量到中國來了，為什麼沒有保留？方老師笑著告訴我，古時候中國人跟現在中國人不一樣，中國古時候，中國古人對自己的文化信心十足。梵文沒有語、文分離，也會變。翻成中國文言文之後，不但沒有翻錯，意思完全正確，我們的文字比梵文還要華美，根本用不著了。這種氣概在全世界少有，哪裡像現在中國人，這樣窩囊，被別人輕視。所以翻出來之後，對於原文不重視了。方老師說得也很有道理，不是沒有道理。所以全世界真實智慧、至高的理念、精確的方法、豐富的經驗，全在中國《四庫全書》裡頭，然後曉

得文言文比什麼都重要。今天小朋友，家長要是眼光，讓他好好的學文言文，二十年之後，他就是全世界的國學大師，前途無量。能深入淺出把古人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經驗，跟現在人講清楚、講明白，效法古人，社會安定和諧，災難就完全化解了。人民和睦相處，互助合作，都能真正享受到這一生圓滿幸福的生活。所以這個重要。

佛教傳到中國，中國人完全接受，對於佛教的綱領更是尊重。佛學的綱領就是戒定慧，稱為三無漏學。必須從持戒，用現在的話說，要從真正落實下手，我所學到的就要變成生活。在工作上用得上，在處事待人接物統統能用上，化解一切爭端用得上，帶給社會安定和平。這真的是寶！我在其他的國家到處宣揚，別人聽了都歡喜，沒有反對的意見，包括一些國家領導人。

所以這個地方是「心為業主，凡聖俱制」，這個制就是，戒律是佛制的，菩薩還不能制，佛才能制定戒律，凡聖統統要遵守，不能夠違背。「正法住滅」，正法是大乘佛法，是久住世間還是會在這個世間消失、滅亡了，「皆一由之」，這個一就是戒律。意思就是，有戒律，正法就久住世間；沒有戒律，正法就滅了。我們不要說別的，說戒律的根本，十善，誰能夠遵守？特別是在現前的社會，你能夠把十善做到了，是大德！為什麼？沒人做到，你能做到還得了嗎？你能把十善做到，諸佛菩薩能不護念你嗎？護法善神、龍天八部，他不能保佑你嗎？這個不是迷信，這是事實。

我們今天出了麻煩，身體疾病多，不健康，毛病多，心裡面不能安定，煩躁。什麼原因？沒有學戒律。你學戒律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你心就定了，心就不煩了；能夠遵守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，你的身體就健康。十善業能夠帶給我們身心健康，為什麼不幹？無論學哪個法門，八萬四千

法門統統要從十善做起，沒有《十善業道》就沒有大乘佛法。今天我們講儒釋道三個根，為什麼十善做不到？我們不會做人，十善是作佛的，人都做不好，怎麼能作佛？所以，要求學《弟子規》，《弟子規》是做人；再要求學《感應篇》，因果教育。儒家的教育是講倫理道德，倫理道德教好人，好人怎麼？不願意做壞事，做壞事好像心不安，還有一點良心。那要是良心沒有了，根本他就不相信做好事有好報，學，學因果教育。真正明白因果怎麼樣？不敢做壞事。為什麼？有報應。有這麼兩個基礎，再入佛門，《十善業道》一點不成問題，決定做得到。所以這個十幾年來，我們努力的在提倡儒釋道三個根，雖然真正在這上扎根用功的人不多，但是有，有就好。為什麼？根沒斷，還有。有根就有指望，傳統文化跟大乘佛法不至於斷滅。

「明比日月，尊譬寶珠」，這是佛用比喻告訴我們戒律的重要，戒律的光明超過日月，戒律的珍貴，它的尊貴就像寶珠一樣。「寧當抱渴而死，弗飲水蟲」。這是佛門裡一個公案。兩個出家人去拜佛，路走得很遠，一個人看到水裡面，水，出家，水沒有過濾不能喝。水裡頭有小蟲，就是細菌。所以出家人旅行的時候身上要帶個濾水囊，就是小袋子，碰到水的時候得過濾，那水才能喝。有一個人沒有過濾，這個水他吃了；另外一個持戒，他不肯喝，結果死在路上。這個喝水的人到了佛的面前，把這個事情告訴佛陀。佛陀說，持戒的那個人他比你早到我這兒來了，你來得太晚了。對持戒的人獎勵、讚歎，對於破戒的人教他要懺悔、要懺罪。

「乃可被繫而終，無傷草葉」，這是什麼？被人冤枉了，或者是犯了過失被處分。處分的人說，你是個持戒的人，那很簡單，好辦，我抓幾根草，用草給你圍起來，你不能把這個草拿掉你走開，不可以，我用草給你綁在這兒。寧願在這裡死，也不敢把草撥開，

不傷害草木。這種，像抱渴而死，無傷草葉，現在人來看，這是愚痴，他怎麼會相信？於是，戒律有這樣的嚴，一般人看到戒律害怕。你看從前儒家講禮，民國初年，這是知識分子，稱儒什麼？吃人的禮教。禮太嚴格了，人不能自由。戒律比禮還要嚴，你說學佛、學經典，大家喜歡聽，提到要持戒，調頭走了，他不聽你的了。現在人認為儒的禮、佛的戒對人約束太多了，好像繩索綁到身體，一點自由都沒有，這樣看法。所以戒學弘揚有它一定的難度。

必須要從儒下手，儒比較容易，比佛法寬鬆。真正有儒的基礎，有道家《太上感應篇》的基礎，持戒就容易了，跟他講戒律他歡喜，他不會排斥，他會相信。沒有儒跟道的基礎，那不容易。所以講經，講道理給他聽，他很有興趣，你叫他用十善來約束他，他受不了。能不殺生嗎？不殺生，牠傷害我。傷害我也不能殺牠，這個在他認為這是什麼？不講道理，理是講不通。殊不知，你不殺牠，牠就不會殺你。我早晨起來寫字，有個蚊子飛來，就在我面前繞來繞去的。我沒法子了，我就指著旁邊一個紙片，我說你站在這裡來。牠就站在那。我給牠授三皈依，授完之後，叫牠別動，我就拿個玻璃杯子把牠蓋下來，把牠送到外邊去，聽話！今天早晨的事情。我們以善心、真誠心對牠，記住佛的一句話，一切皆從真實心中作，就有感應，不能有一點虛假對待這些小動物。不會傷害你，把你放走，打開窗戶，從窗戶上放走。

「疏中極論齋戒之要」，這《會疏》裡頭說的，齋戒非常重要，「正法能否住世，全賴行人能否持戒」，這個行人就是佛門弟子，在家、出家都包括在其中。正法能不能住在這個世間，全靠佛門四眾弟子能不能持戒。「故當寧失身命，毋違所受之戒」。失身命沒有關係，這個身命是無常的，總歸要死，早一天死晚一天死，反正都要死，無所謂。如果為持戒而喪命，這個身命失掉，你再得一



個身命肯定比這個身好。為什麼？這大善！善在哪裡？你給社會大眾做好榜樣，這個榜樣就是大善，能夠像你的人愈來愈多，正法就久住了。

「彭際清居士曰：故知淨土資糧」，修淨土，求往生極樂世界，這資糧在此地說，現在話講條件。古時候旅行，不要太古時候，我們在抗戰期間當中逃難，我走了十個省，完全靠走路。走路要怎麼樣？要帶米，到時候你能煮飯吃。米，做個布袋子，長長的，裝一袋子背在身上。不像現在有旅館、有飯店，那時候沒有。真正遇到沒辦法的時候，找到人家，要向人家講，家裡有沒有剩的飯菜？討一點，過這種日子。資是身上帶一點錢，糧是糧食，出門一定要帶的。我們到淨土，這個資糧是什麼？全憑功德，就是你修積的功德。功德的基礎，「功德之基，莫先持戒」，持戒、行善就是積功累德。所以「戒淨則心淨，心淨則土淨」。

今天在這裡講戒，我們把重點全部落實在十善，為什麼？有十善就有戒。淨業三福第一條講十善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第一條。我們對父母有沒有盡孝？我們對老師有沒有做到敬？這個敬就是依教奉行，那才叫敬。老師教你東西，陽奉陰違，這大不敬。老師的教誨一定要依教奉行，縱然不能百分之百的做到，至少也得做到一半，否則的話怎麼對得起老師？我這一生是運氣很好，老師能撥出時間單獨教我，方老師單獨教我，章嘉大師也是單獨教我，這個緣太難得！這是宿世的緣分，這一生遇到了，我們不好好的學，怎麼對得起老師？孝親尊師，現在人不懂得。我們的父母、老師都已經往生，不在了，我怎麼辦？我的教室、我的佛堂、我的攝影棚統統掛的老師的照片，每一天早晚跟老師行禮，念念不忘老師教誨，教孝親、教尊師。現在人把老師忘得乾乾淨淨，我們能有今天，誰給我的？父母給我身體，老師給我智慧

，飲水思源。

這都是屬於戒律，因戒才能得定。我們今天這個定不是禪定，是什麼？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。一門深入就是定，長時薰修會開悟。所以學東西不要貪多，世出世法都一樣，一樣沒有學透，不要學第二樣；這一樣學透了，行，可以再學一樣。但是一生當中要有一門為主。我在年輕的時候學得很多，雖然老師教給我，不聽！總是貪多，看這個也好，那個也不錯，這也想學那也想學，興趣多方面的，我就涉獵了不少的經論。那現在，現在知道，這是什麼？佛學常識很豐富。再豐富的佛學常識，對你了生死出三界沒有干涉，沒用處。如果一門深入，像我們在前面念到的，念老在這裡舉的例子，我們不如愚夫婦老實念佛，真比不上他。鄉下的阿公阿婆不認識字，什麼也不懂，就知道一句阿彌陀佛，一天念到晚，我們能跟他比嗎？說老實話，這些阿公阿婆他什麼時候往生他知道。甚至於他想什麼時候往生都可以，還有壽命不要了，我現在就要走，佛來接我。佛真來接他。

這一點，我們看到瑩珂法師的公案就找到證據，瑩珂法師壽命還有十年，不要了，要求阿彌陀佛帶他現在就走，他真走了。所以這些阿公阿婆，我相信他們都有這個功德，都有這個條件。他不走，是做給我們看的，也是，他是真實功德，他不走，住在這個地方，保佑這個地方的安定和諧，保佑這個地方少災少難。我們一般人不認識，瞧不起他。他大慈大悲，幫助這個地區化解災難。我說的話一點不假，他不是走不了，慈悲心救苦救難。我們理解，看到這樣的人我們對他都特別恭敬，對他行禮、對他致意，讚歎他老人家。他是真幹，知識分子只說不幹。所以知識不能解決問題，不能化解災難，這要智慧。

淨土資糧，全憑功德，功是功夫，一分功夫就有一分功德。持

戒是功夫、放下是功夫，這真實功夫，放下名聞利養、放下七情五欲、放下貪瞋痴慢。佛為什麼教我們放下？你要明白這個道理，道理明白了，你真肯放下。明白道理就是章嘉大師所說的，看破。為什麼放不下？沒看破，對事實真相知道不清楚，所以放不下。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不需要人勸你，不需要人教你，你自然放下。為什麼？那是包袱，那裡頭不是好東西，是帶給自己的累贅，沒有一點好處。放下真有好處，要放得乾淨，要用真誠心去放，不能搞假的。裝模作樣不行，沒有感應，搞真的就有感應。

在我們現前，我們自己親身當中有體驗，有不可思議的感應，祖宗照顧，佛菩薩照顧。我舉湯池小鎮這個例子，不是假的。我們看到《虛雲老和尚年譜》裡頭記載的，老人朝五台山，三步一拜，從普陀山海島裡頭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五台，三年。這個毅力、恆心就感動佛菩薩，他從發心、起步一直到五台山三年，佛菩薩就在他身邊照顧他，他不知道。當他生病病倒了，菩薩就化身，變一個乞丐來照顧他，來給他採藥，幫他治病。住了十幾天，身體完全恢復了，這乞丐走了，他繼續去拜山。三年當中得兩次病，第二次得病的時候，又碰到這個乞丐，又來了。其實那個乞丐是文殊菩薩變的，文殊菩薩始終沒有離開他，這個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。為什麼他能夠感動文殊菩薩照顧，我們不能感動？他發的那個真誠心，那就是他的功德。我們的心不真誠，看到這些事情還懷疑，老和尚修得不錯，感動了，我們沒有修行，不如他，那就沒有法子了。全是一點真心、一點誠意，不是為自己，為自己不行，為自己名聞利養，這不行，不是為自己。

我們搞湯池實驗不是為自己，是為我們老祖宗的傳統文化還能不能延續下去，我們是做這個實驗，不為自己。老祖宗的東西在今天還能夠適用，就得保佑，就讓我看到效果。如果不管用的話，那

就沒有了，搞不成功，搞不成功我們也就不搞了。搞成功是什麼？我們那個念頭一動，老祖宗就知道了，佛菩薩就知道了。就替我們安排，就替我們效果趕快搞成功，知道我們耐心不夠。我們原來打算三年看到效果，三個月看到了。這明明是佛菩薩、老祖宗在身邊，我們親身體驗到的，能不相信嗎？所以真發心，災難來了沒事。我們需不需要預備這些災難的東西？不需要。真災難來的時候，就突然來了一些人，送這個吃的、送那個喝的，全送來了。那是什麼？都是佛菩薩化身來的。我們自己還是不要的好，我們要什麼？要真誠心，我們要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是真管用。

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，我們對於戒律要重視，還是三個根，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》，要做，不是念。念沒用，要落實、要做到，把這三樣東西變成我們的生活，變成我們自己的，工作、待人接物要把它做出來。後面的效果、感應不可思議，讓我們對祖宗、對佛法、對鬼神信心十足，再不會懷疑。我們這個色身留在這個世間，為佛菩薩工作的，為一切眾生工作的，不是為自己的。身體好，為他們多出一點力，不好，少出一點力，全是為眾生、為正法久住，沒有絲毫為自己，感應自己能體會得到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